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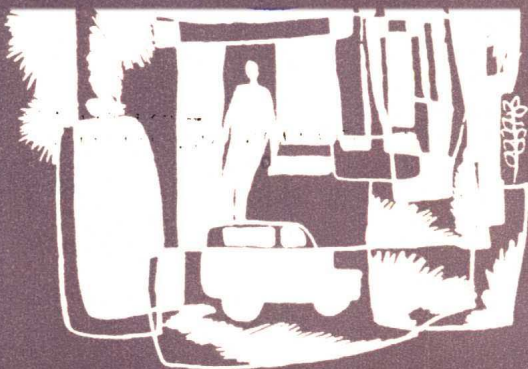
劫证

詹益称 陈 军



劫 证

詹益称 陈 军



花 城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05号

劫 证

詹益称 陈军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375印张 1插页 330,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087-7/I·973

定价：8.20元



作者简介

詹益称（右），本名詹文豹，1949年3月从事地下工作，同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转业到广东人民检察院工作，已离休。

陈军（左），本名陈国泰，1949年3月从事地下工作，同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2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已离休。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我党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解放前夕的江西某市，国民党特务头子、市党部书记长杜品先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与国民党驻军头目刘茂，某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林任胜相勾结，阴谋诱骗青年去当炮灰、替国民党卖命，并企图劫夺物资、毁灭城市。我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学生、教师，团结中间力量，粉碎了敌人的一个又一个阴谋，最后保住了城市，迎了解放。

本书故事曲折，情节紧张，人物性格鲜明，有很强的可读性。

—

“解放军渡江啦！解放军渡江啦！”

“喂！解放军渡江啦！听到没有，解放军渡江啦！”

叶文清跑出学校办公室的大门，不论遇到谁就叫喊起来，他像一辆开足马力的宣传车，急速地朝有人群的地方开去。

“喂！渡江啦，解放军渡江啦！”

“什么呀！渡江啦！？”听到消息的人急切地抓住他问。

“是呀，渡江啦！快去看报纸，报纸头条大新闻！”叶文清用手比划了一下，又往前跑去，“喂！渡江啦！渡江啦！”

昂扬、激动，使叶文清的脸涨得通红，一小撮耷拉在前额的头发被汗水沾在一起，一对小眼睛闪闪生辉。他朝几十米外的球场喊道：“喂！渡江啦！渡江啦！”

球场上，正在打球的同学听到消息，把球踢得老高，有的把衣服、鞋袜抛向空中，欢跳着、追逐着往校办公室跑去。

叶文清继续奔跑开去。在花圃旁边，他对着年逾古稀的，正在挑土栽花的老校工大声说：“渡江啦！赵新伯，渡江啦！”

“你说什么呀！小叶。”赵新忙放下活儿，拦住叶文清

问。

“赵新伯，渡江啦！真的渡江啦！”叶文清怕老人听不清，凑近他的耳朵大声说。

“是吗？共产党来啦！来啦？！”赵新顿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捋着白胡子，微颤着声音，“这下子穷人要出头天啦！”

“穷人是要出头天啦！赵新伯！”叶文清也乐得声音发颤，笑道，“前天我对你说，共产党一定会渡过长江，你看，说来就来啦！”

“是呀！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赵新两眼湿润了。猛然间，他用手摇着叶文清肩膀，“小叶，你快，快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大家，但要注意不要让教官和训导主任看见！”

“知道啦！”叶文清溜烟又继续往前跑去。

一时间，到处是“解放军渡江啦”的叫喊声和欢呼声。这声音像滚滚春雷，滚过校舍，滚过山岗，震动着人们的心。

学校的办公室里，一大堆人围着会议桌看刚从城里送来的报纸。报纸头版刊登着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先头部队正向南京进击。消息后面，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

……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

“渡江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从人堆中抽出身来，深深呼了一口气，隐藏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接着，他的警觉的眼光往周围一扫：人们在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有的沉着脸在深思，有的像在久早之后独自对着满天的雷鸣电闪发出安慰的微笑。身着蓝布长袍、年逾花甲的国文教师赵谦诚，正在和几位学生谈论解放军如何横渡长江，渡江后江南可能出现的形势。

“你们看着，南京几天以内，”赵谦诚扬着眉梢，伸出一只手比划着，“几天以内就会完蛋，什么‘长江天险’，‘长江防务固若金汤’，全是吹牛，全是骗人的鬼话。”

赵谦诚说完发出一阵开怀的笑声。他的明确、流畅的言词，加上今天特有的兴奋劲，汇合成一股特有的感染力。学生们围着他，人数越来越多，倾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被他每个有见地的思想所激动，同时也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赵先生，你看以后形势会怎样发展？”那位体格健壮的青年问道。

“你说呢？江水生？”赵谦诚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张口大笑，“你看会怎样发展呢？”

江水生很了解自己的国文教师，他想直说，一句话已跳到了喉头，但马上又压了回去。他咬咬嘴唇，忍住了，眼睛一跳一跳地闪闪发光。他再次环视了周围的每一个人，终于举起一只拳头说：

“我看，以后一定会像秋风扫落叶！”

“哈哈！那就对嘛！你辞令多好，我一定给你国文多加五分！”赵谦诚一阵朗笑声后，又眉梢一扬，向着另一个学

生，“挡不住，挡不住，你说，国民党在江南还有什么兵力，大部分家底不是在徐州输掉了吗？解放军一渡江，江南马上变色，你们等着瞧，马上变色！”他为了加重语气，伸出右手食指，“你们等着瞧！”

江水生深为赵谦诚这些话所感动。他向在场的人说：“江南变色，就是变成穷人的天下，变落后贫困的旧中国为富强进步的新中国……”他想把最美好的词句都说出来，但他终于克制住自己，瞪着一双兴奋得亮灼灼的眼睛，从这一堆人中走到另一堆人中，从屋里走到屋外，听人们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在一个树荫处，他看见一群教师在纷纷议论，数学教师李波，手里拿着报纸，白皙而俊秀的脸泛着神秘的微笑，说道：

“什么谈判，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要是能谈的话，几年前就谈出名堂来了！”

是的，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现国内和平，但蒋介石急于要消灭共产党，凭借美国几十亿美元军援，陈诚口发狂言，“三个月即可击溃共军主力”啦，“半年内保证解决中共问题”啦，不惜把五亿中国人民抛入内战的血海当中，致使国共和谈失败。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在作了最大的努力之后，不得不含着激愤的热泪从南京飞回延安。想起这段历史，李波又慨然说道：

“南京当时就没有谈的诚意，现在还谈什么？打吧！咱们当老百姓的，不管哪个党派当权，能把中国治好的，我们就拥护！”

“可不，打就快点打！”一个教师雅静地、但却带着愠怒补充说，“打出个定局，长痛不如短痛，中国人苦够了，

该有个太平日子了！”

但也有一个教师表示不以为然，快快说道：“就我看，共产党如果胃口太大，弄得美国插手进来，可不得了！”

李波听了哈哈大笑：“我看，美国要是敢插手进来，解放军进驻青岛时，他们就不致把三千多名陆战队撤走。共产党几百万精兵不是好惹的。我是乐观派，中国人不会老这样苦下去的。”

“再拖下去，我们大家都会完蛋。”大多数的教师这样说。

江水生很赞赏李波这番洋洋洒洒的议论。他从周围的气氛中，从教师的谈论中，感到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在国共和谈的日子里，人民等着、等着，像活在大雷雨前的闷气里，心像拉紧了弦，盼望着震撼天地的一声雷鸣，愈大愈好。现在雷声响了；解放军渡江了！

上课的钟声敲过几遍了，但学校办公室还挤得水泄不通，几百人涌在一起，吱吱喳喳，活像交易所那样热闹。因听到解放军渡江的消息而懊恼得不能自主的校长林任胜，被嘈杂的争论声激怒了。他着一件夏威夷上衣和一条短西裤，头发和皮鞋一样油光黑亮，双手叉住腰，一个方脸嵌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从眼镜里透射着两道凶狠的目光，突然出现在人堆里，铁青着脸嚷道：

“回去上课，把房子挤塌了！”

学生们看着林任胜这副派头，因盛怒而嘴唇簌簌发抖的怪相，有的在对着他做鬼脸，有的喳喳私语：

“共产党来了，看你还能狂多久！”

“嘿！我就看不惯那个臭架子！”

“嘻嘻，前星期还说‘长江天险’，‘长江防务固若金汤’，怎么今天就渡江了？好一个预言家呀！”

“是谁无礼？”林任胜几乎要叫出声来，他两道凶狠的眼光在追寻着说话的人。但他看到的只是一片拥挤的人群……

前星期一，在学校的周会上，林任胜为了使大家“明瞭形势”，亲自给大家讲了一次时事。他在谈到伪中央政府为什么迁去广州时，俨然以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自居，派头十足，从三国一直讲到北伐战争，中心是说明广州地灵人杰，是蒋介石发迹圣地。蒋介石迁都广州，北有长江屏障，南有大海护卫，便于盟邦海空支援，必能坚守半壁江山。然后他拍着胸脯保证说：

“长江天险是国军的天然屏障，共军要渡江除非插翅，中国南北朝时代又来了！记住，中国南北朝时代又来了！”

的确，“长江天险”这个历史名词，当解放军以雷霆般的态势横扫江北残敌时，曾在林任胜一流人的懊恼的心灵上起过一点安慰作用，他企图用“长江天险”在精神上筑起一道抗拒解放军强大攻势的围墙，将自己连同学生都圈在这围墙里面。但曾几何时，他的预言成为笑柄了。

办公室的人散去了，林任胜木鸡似的呆在那里，他的脸色像浸水的柿子那样阴沉难看，在眼镜里面本来是一副狡黠多疑的眼睛，现在却凶狠地直愣愣地盯住前方。他从未受过学生对他的讥讽和奚落，那些有损校长威严的言词，使他既愤恨又忐忑不安。往日，由于他的手段毒辣和处处维持校长的尊严，学生遇到他时必须立正，待他过后才迈步走开；他在学生面前说个“黑”字，学生就不敢说个“白”

字；他说个“不”字，学生不敢说个“是”字。今天，共军一渡江，学生对他的态度马上变了，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这样使他慌乱和不可理解。

桌上的几张报纸被风吹着，发出啪啪的响声，像在他面前炫耀，他强制着不去看它，但很困难，他眼睛不看，脑际却不时闪烁着斗大的黑字：“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这句话像一颗炸弹，震得他浑身发抖。现在天气不热，但他却汗流浹背；感到耳目昏眩，两腿发软。林任胜这个人一向骄横自负，自认为办事有魄力。但今天是1949年4月22日，他第一次感到没有这个抵抗的力量，感到他这个人，他所依存的势力，将会被解放军渡江所掀起的风暴席卷而去。

理化教师王立民因为解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下课时间晚了些。他挟着课本跨出教室，一群学生就拥了过来，争先恐后对他说：“王先生，解放军渡江啦！渡江啦！”

但是出乎学生的意外，王立民只对着他们不在意地微笑着，俊秀而略微清瘦的脸上没有一点惊喜的表示。其实，刚才他在课堂解答问题时，听到了第一声“渡江了”时，心潮早就像一壶开水似的滚荡开了，但他以特有的自制力压制着自己。叶文清着急地跑到他的耳朵边叫了起来：“王先生，渡江了！”

“噢——哪来的消息？”

“报纸上的，我们都看了！”学生们七嘴八舌。

“渡江了，你们高兴吗？”王立民终于乐呵呵地笑开来，他的一对浓眉大眼在灼灼闪亮。

“当然高兴啦！”叶文清歪着脖子，意味深长地回答。

“共产党来了，我们才好回去，书读腻了！”另一个学生说。

王立民不以为然地看了这个学生一眼：“这个想法不一定好呵！”

于是，像往时一样，一些学生给他提出了难以推托的问题：

“王先生，给我们讲点时事吧！”

“王先生，解放军渡江后，美国会不会出兵打共产党呀？”

“王先生……”

学生把王立民团团围住。他看着一张张生动活泼的脸，想说很多的话，像回答理化难题一样，详细地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此时他却一个也答不出来。只得哈哈大笑：“报纸不是把时事都说得一清二楚了吗？你们看，这些也是时事呀！”他指着周围一片热闹的景象。

同学们环视了四周，有的反问道：“有什么时事？”

王立民又笑道：“这不是时事是什么？”他指的是周围一片“解放军渡江”为题的议论声，以及从室内到室外，到处呈现出的活跃的气氛。他记起今天是4月22日。这一天两亿江南人民，全中国五亿人民，甚至全世界，包括一切反动派，都将为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而议论纷纷，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的人们，都将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结论：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已彻底完蛋，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大变化，难道这不是最大的时事么？

但是，王立民也看到了一个离奇的景象：在一个教室里，还有几个学生在专心做着功课，好像周围没有同学在争论和吵闹，没有“解放军渡江了”这回事。在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赖进方的，他简直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嘴唇在微微动着，像一个清教徒在做祷告。

“真是巨雷也打不动他呀！”王立民笑着说。

一个学生大声说道：“王先生，他在演出《最后一课》哪！”

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热烈的反响：

“赖进方在演出《最后一课》呢！”

“大家来看新历史剧《最后一课》啦！”

……

王立民对几个叫嚷的学生不以为然地反问：“能把赖进方和《最后一课》扯到一块吗？”

叶文清听了忙说道：“这又不是普法战争，《最后一课》是爱国的，赖进方却是个糊涂虫！”他马上跑入教室，对着赖进方大声喊道，“进方！解放军渡江了！”

赖进方慢慢抬起一副呆滞的面孔，对着叶文清瞪了一眼，又低下头去读书。叶文清费了不少劲，做了几次鬼脸，才逗得他笑了起来。听到门外王立民的声音，他拿了一本化学书出来，问王立民一个难题。

“赖进方，你听到今天的新闻没有？”王立民解答完问题后笑着问。

对方笑了笑，淡淡地说：“听到了！”

“噢——”王立民对他的情绪既有趣又很遗憾，说，“你对渡江这件事没有一点感触么？”

这是赖进方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说有感触么？别人在纷纷议论，吵吵嚷嚷，而他却埋头在书本上；说没有一点感触么，又于面子上过不去。他憋了一阵子后，眯着他一双灰暗的眼睛说：“我对党派斗争没有兴趣，什么国民党、共产党的，管他呢？”说完歉意地笑了笑。

“原来如此！”王立民想道。他真不相信站在眼前的这个学生对伟大的历史事件会采取这种超然态度。这真是不可思议呀！看啊！周围全是“解放军渡江了”的欢呼声和议论声，连空气也似乎在激荡着这个声浪，而在这样的气氛中，居然有这样冷漠的人。往时，王立民遇到这样的人，会设法请他到自己住处谈一番，用各种方法启发他对时局变动的兴趣；会对他滔滔述说很多战斗故事，描绘苏北我军七战七捷的胜利经过，以及对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振奋全国人民的巨大意义；会详细告诉他胡宗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延安后，连一个破炉子也得不到，反而陷半截身子于泥潭之中，而我军却处处主动，不断寻机围歼大量的敌人；还会告诉他，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怎样在孟良崮全军覆没，以及蒋介石在给该师师长张灵甫的祭文中用了多少个“呜乎”的。这时候，王立民能侃侃谈上几个小时，让人顿觉心胸开阔，深感学习时事妙趣横生。可是今天，在这个大转变关头，他必须马上处理一些更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对赖进方言浅意深地笑道：

“赖进方，你不管这件事，这件事却会来管你哩！”

王立民回到宿舍，刚才所见所闻，使他久久不能平静。你说他对这个喜讯感到意外么？那是笑话，多少年前他就预感到必然有这一天；可是，当看到眼前这个吃人的社会将要

彻底溃灭，新中国将像朝曦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他能不激动么？他燃起烟斗，烟雾在他的面前缭绕。此刻，他为了考虑在新的形势下的党的地下工作，思路正像眼前悠然升腾的烟雾一样，逐渐地导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轻轻的敲门声。江水生从门缝闪进屋里来。

“王先生！”江水生神情激动。

“来！快进来！”王立民一手关门，一手拉着他到椅子上坐下。

“王先生，渡江啦！”江水生两眼灼灼发亮。

“是啊！我们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王立民应声回答。

往日，王立民和同志们会面，总是轻声细语，态度严肃；而今天，在窗外一片“解放军渡江了”的欢呼声中，却忍不住发出格格笑声，不时扬起浓黑的眉梢；往日，他和同志们会面，总是耐心听取对方谈的每一句话，而今天，在江水生汇报情况的过程中，却经常站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江生生的话刚停下来，他马上接过话题：

“是的，从这个地区敌人的现状看，胜利来得越快，地下党的任务也越艰巨，我们的对手不只是林任胜，而是这个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你知道驻军头目刘茂是什么人吗？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本市书记长——大党棍杜品先，他是——”

“姓杜的是个大流氓，杀人不眨眼！”江水生插进来说。

“姓杜的这个人我了解。”王立民幽默地说，“我十二岁就认识这个人了！”

“你十二岁就知道他？！”江水生头一次听到这个奇闻，

表现出要听下去的兴趣。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杜品先原是王立民家乡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早年曾混迹在上海滩，加入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帮派，回到家乡后，他毒打佃户，奸污妇女，无恶不做。1931年红军到了王立民家乡，一天早上，在一片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怒吼声中，王立民的母亲周惠文和乡亲们拿着梭标，包围了杜家大院，镇压了杜品先的父亲杜守财，但杜品先却在混乱中逃进了山林，周惠文和几个乡亲追了二十余里未获。红军长征撤出苏区后，一个夜间，杜品先带白匪兵四处捕杀红军家属，烧他们的房子，王立民回忆起这段往事，眼前就出现了深夜里他的房屋被大火吞噬的惨景，脸色马上严峻和愤怒起来。但他不想把对杜品先的十多年前的旧仇轻易透露给身边的同志，于是欲言又止。只是说道：

“我知道姓杜的是苏区人民的凶恶敌人，是杀害红军家属的刽子手，因此得以步步高升，当上了这个市的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

聪明的江水生，从王立民的语意和脸色中，了解到王立民和杜品先的关系。他挥着拳头说道：“这回要向他清还血债了！”

王立民微微点了点头：“这叫做冤家路窄呀！想不到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和他又碰在一起来了！”

“这回……”

“这回是要清算杜品先的血债了。”王立民打断江水生的话说，“现在是决定敌人死活的时刻，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但也要谨防他们狗急跳墙。我们要按照市委的部署，继续做好团结教育青年的工作。”